

瓜

賸

李鍾瑤題

觚賸續編自序

斯人誰與世已滔滔此日不回年何冉冉悲虞翻之骨相孤負明時老潘岳之鬢毛棲遲拙宦心如鶴靜自忘冲舉之勞政與絃清亦鮮更張之擾翠苑斷靄常迎城上羣峰紅點疎林最惜簾前永晝倚牀偃息神惝恍而若移憑几沈吟思紛綸而乍起則有古人萬里文傳海國之奇往事十年書墜雲車之秘春風說劍每期絲繡平原秋雨挑燈輒憶珠霏彥國百花綃水中宮闕出龍女之新謠三生石月裏關山得牛童之舊夢彙非一族集有百端拈脈望之衣鷺逢創獲啟兜玄之郭欣拾遺聞此皆曩牘之所未登而餘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曉樹小園曲載寵桃之謗簸錢弱歲猥加賦柳之誣碧雲駮實敗友聲黑心符奚闕世教揮毫成錦慘即類於鑠金濡墨留蠅疵遂生於玷玉事可鑒也義無取焉近者讀伏波訓子之篇始悔向人談過觀德操處時之術允宜即事稱佳因抒會粹之衷用補消搖之錄德由潛發故懲寡而勸多道以邇存詎洪詳而纖略偶倣西齋之記藉耳為通甯希東觀之藏寫心則止遙憐松菊從此抽簪漫捲詩書并當焚硯冠裳委之蠻府聞見黜乎愚谿倘遇蘇公復有姑且妄言之

請願隨嚴子應以毋庸求益之辭壬午閏六月立秋日鈕琇書

觚賸續編卷一

分目

言觚

字訓

畫

總戎佳論

玉劍訛

藝林名句

禪諷

清客天

書名

曹娥碑辨

西溟書

詩聖

文章有本

格軒雜咏

故友箴言

京師竹枝詞

醉隱記

牡丹狀元

三通

聖武成功詩

家國同慨

棉村麗句

脫換法

櫛巢近體

園竹詩

桃花園

東里奇句

律例

首尾限字體

天粘

支干

醉隱記



桃花園



觚賸續編卷一

吳江鉅 琇玉樵輯

言觚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為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為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哀豔奇恣各有專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為赤髮鬼易鐵天王晁蓋為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

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畫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音獲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子畫寢畫亦當作畫音話謂施畫於寢也禮諸侯畫寢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圻土牆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子為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畫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做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編纂三評選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錄其秋燈篇於吳觚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見其人於槃阿空閒谷之也其一小築聊成隱衡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斷映牕花秋月橫漁艇春風響緯車苦

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東迴渚鱸魚是舊鄉池菰鮮入饌畦韭剪初
香綠樹遮依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畫處漁網挂斜陽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
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橋喧塵終不染隔市
亦非遙其四地僻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種水雁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
琴幽帶月聞溪邊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籬下黃花徑凝眸直遠天竹深留
雉宿草暖藉牛眠豔倚過牆杏酣垂出水蓮情唯希種林難買傍湖田其六流
水桃花路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芰冷侵唇客見將迎少書成借貸頻乾
坤容嘯傲我敢任天真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水歷時予鐵券封伯 皇朝質其母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
順治中由滇南還項椎牛設饗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闔藐是一
身遠遊萬里一旦躬環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闐於側當是
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
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

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癩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夔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為其屬謁張張必降階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亡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闡賜錢二百易麩一斗將藉為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麩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為無復伸眉之日也愴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 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為偷生疾貧之鑒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為南畿操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顧指左右呼其人來而肩輿已行閱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曰刻字店主

到公已忘之熟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扁字筆畫有訛呼汝令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銀鑰周其身叱咤盈於耳晝夜不能食息逮其還家也中人之產已費其半矣是知慎爾出話為民上者尤所宜亟子他日學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既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宰白水題一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迺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悖出必將悖入白日三竿即爾室公私畢照莫謂知顯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王劍訛

中山狼傳為宋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王劍尊聞曰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掾我家入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即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掾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即有忤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體豐茂非宋人不辦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相誚遂以為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為鞋都下傳之以資嗚噓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裳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煙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菌次為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膺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孺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孫崇詰手抄全集來贄中有醉隱記蕭疎醇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曰去余鄉三十里瀕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寄其情於酒方其寄情於酒也沈冥醕酌嘗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慶弔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為妨於醉也年十

二三即好讀古書有志著述尋以為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彰纓繫組謂可
券取以為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
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既浮沉於
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輒盡醉而人亦樂
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蔭竹巖或杖山烟或棹水郭
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遺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迺自號其鄉曰
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糟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
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憶以杯酒相酌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
仕鑑即所構樓貌像思焉曰醉隱樓歲時陳設漿醕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
酌以杯酒屬余為記余維古之以酒為隱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過時
或才不遇世竄匿瓶罍浮泊糟漿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
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真隱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薦不以
芰君子譏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中書君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
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居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

味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沉冥酩酊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庶幾所謂醉隱者也然且未遑也故樂道其事而記之

禪諷

留村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菌次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菌次為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廷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菌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報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勳集四方才子於影園賦黃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為騷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賚以金罍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即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啣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尚

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
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豔香染蜂鬚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
辨君臣碧簫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顯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
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
駭問曰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
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卧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
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
之伎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然後可傳若意尚新奇字謀

替代一有謬悞遂生訛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村與客坐語適有送姑蘇志者梅村斜睨標題呼童置几略不展覽客頗疑訝梅村曰睹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寓目為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為東乎為西乎故為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其道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 今上親征葛爾丹殲魁係孛大定漠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駸駸六師烈烈 天子橐鞬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蒲伏郊迎珪組充溢髻倪抃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揆藻彰

勲諸體咸備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商皇肅穆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以雄麗稱者有海甯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亭仿唐楊巨源體獻聖武成功詩五言十章章十二句尤為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保年顯承揚往烈欽若契真傳協律姚風奏恢紘似日懸時巡龍馭出清閭鳳綸宣紫禁桐頰錫黃壤賦屢捐巍巍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凝定命奮武訖方隅跋扈殲三孽披猖蹶一天纔當收獬豸即已靖萑苻海國雲沉艦天山月掛弧式圍真有截咨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淳風叶瑞圖三章云正朔通魚海輿圖拓象胥豈期遺小醜尚敢極恣睢負險營區脫憑遐樹拂廬詔曾馳博望名每竊扶餘蠶食侵藩部鷓張震里閭安民行一怒中外有甯居四章云帳殿神居迴戎衣睿慮長韎韋珠作服鞞琫玉為裝蓄眾仁無敵勝殘武獨揚旌梅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韜運上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行吉狂知賊勢微自違難犬詛遂失虎狼威乍遇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倒戈膏染鍔積甲蘚生衣路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亡可待早已決神機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狄鞮載驅勤

展輅衆望慰揚寬傑侏陳歌合蒲萄飲醕齊係嬰收乳質納賁上文犀驛絡投
青海敬斜舞白題垂恩行大賚天外醒羣迷七章云金鏘諧雅奏玉帳啟高寔
兩屈芳春節三占絕塞雲長征輕險阻勝略重憂勤駭浪平浮馬危峰遠總軍
枯源泉自湧凍澤草能薰瑞應由誠感羣神仰大君八章云大武張皇地洪勳
赫濯時山形規聚米士氣鼓行糜寇自歸連尹威猶斬郅支傾心輸秣鞫流唱
息胭脂溢路聯冠珮充閭擁旄倪天街迎萬乘歌舞看班師九章云鑿發秦川
永龍回晉水清睿情周隱蒨朗鑿肅影纓兵自天河洗功因月竈成三農安礮
襖一宿落欖槍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乎無窮宵旰意浩蕩及蒼生十章云三
靈環黼座萬壽進簫韶廷集瞻雲頌衢盈擊壤謠祖功分櫛沐天德共鈞陶銀
漢奎章麗金甌甸宇遙池開非舞駿門闢更詢堯自昔聞恭己尊光獨聖朝韓
學士見而嘆曰我輩當焚硯矣是時 上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秩有差其
文書以葉金之箋韜以文錦之卷而各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束之一帙之備
所費多金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曹娥碑辨

華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事註云曹娥墓在上虞魏武未嘗至上虞是矣即蔡中郎避難在吳亦並未嘗至越也今按典略云魏文為世子經陳太丘墓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思之不解楊德祖答曰陳實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絕妙好辭也與世說新語大異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之說必無之事也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喈一陳留人即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固有巧合者遂致訛傳耳

家國同慨

元僧雪庵題三山萬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峰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近有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錠錠雪花銀老夫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國之理雖大小各殊而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西溟書

姜西溟臨王虞帖貽余題其後云王虞字仲將其書真學元常草法伯英虞乃

右軍之叔而傳書法於右軍者也然右軍雖云出藍不如仲將多矣又題余述
哀詩後云嘗怪子美有東郡趨庭之句而不聞蓼莪之悲豈逸之耶得此補之
二意皆前人所未發西溟逝矣覽其遺墨不勝悽然存此以誌故人之感

棉村麗句

尚櫟山之子玉藻號棉村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京題其游七星巖詩於素笺
晤余高明官舍詩曰誰鑿雲根一罅開青排古木翠鋪苔倒籠日月疑無地深
貯烟霞忽有臺星斗象從巖畔挂鼓鐘聲向窟中來浮生如寄幾回到又被猿
啼聒耳哀余見其年姿韶令辭筆超警延之根青閣索觀舊篇次日以所作來
示片紙零書琳瑯觸目咏燕云雨昏南浦飛偏急簾捲東風晝正長茉莉云枕
畔夢回羅帳月鬢邊香綻玉釵風紙鳶云毛骨已輕歸不去雲霄雖近到無因
梅花紙帳云風烟縱少何曾隔雨露雖多總未沾美人病云竊去始憐靈藥誤
瘦來終愛舞腰纖夢云五更酒醒人歸後三月鶯啼花落時醒云重門夜靜梨
花雨孤館春寒柳絮風白鸚鵡云挂當玉樹春難辨棲向瓊樓夜不知非神擬
西崑者無此麗以則也

詩聖

古來詩材之富無若老杜詩律之細亦無若老杜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風蝶勤依漿江鷗懶避船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對以板為工也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對以活為工也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以疊韻相對為工也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以沓字自對為工也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以四方合兩句對為工也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以四方分四句對為工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以隔句對為工也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下句對申上句對為工也老耽詩律細非即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此之謂詩聖

脫換法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本佛經語而高季迪悲歌則曰貧少不如富老美遊不如惡歸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本仲長統語而陳卧子秋懷則曰不信有

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是知不論何語一經脫換便成佳句格軒嘗稱吳門女子秋風一聯云清同月色歸深院冷帶天香入畫樓其為落葉詩則曰黃隨寒影埋荒寺紅帶芳心出御溝亦善於脫換者也

樾巢近體

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而國朝之詩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外惟何子鞏道五七律為可誦也鞏道字皇圖香山相國之仲子著有樾巢集余就其家購得藏稿選而錄之其過澹園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古向殘園末路獨相念高風誰與言壁蟲乾有字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門寄匡山石西堂云武夷迴短棹廬嶽住高秋舊路皆紅葉孤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逼道心流三十浮家客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明愧我青尊盡教人白髮生溼燈搖草露涼葉動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銀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莫遣夜啼鶯重過西園云幾轉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

於好花處轉憶少年時紫玉紉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地空見粉牆詩甘
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歸人語稀竹風喧一卷螢火候雙扉獨賞興逾遠冷
吟聲漸微幾時卧空谷終日抱金徽過武侯祠云天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
想在茲魚水亦知能遇主江山終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蚤西蜀偏安計已
遲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悲春夕云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
平林水邊對月難尋影樓上看花盡見心漸老忽驚潘岳鬢多愁空抱馬卿琴
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柔桑已有椹日日云日日悲茄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
催怒潮打鶴猶閒立深雨迷花尚鬪開曉出不知心所往夜吟唯有影相陪天
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免哀歸至鐵岡云舟路蒼茫數里烟風吹杖思晚
淒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瀨船從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
菰蘆自古容鷗鷺怪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苑云樹裏陰濃晝寂然濕雲蒸作
一溪烟愁中生計沉杯底夢裏功名到枕邊野水流來初落蕊江風吹起欲吟
蟬蓬門若肯停車從經授侯芭或敢傳寄虞山巖伯玉云零落蒼梧老一村鄉
心空倚夕陽門路遙盡怨王孫草地古能淹帝子魂新藥店中多病債舊朝衣

上有啼痕憑君莫問平原石共化寒灰總負恩登平湖閣云人烟亂後半窮荒
湖上登樓見一方路合燒痕溪草黑窗分斜照縣山黃葉當秋落心先覺水自
天來夢更長四海茫茫身未老勝遊多感在他鄉宿準提閣寄陳元孝云秋深
高閣靜中登一榻山光宿上層別夢暗迷紅葉寺病身閒對白頭僧流螢入雨
能為火凍瀑臨風不化冰莫怨離憂隔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云憑
高竟日對斜曛一片鄉心在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到水中分牕開山
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聞便欲忘憂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
山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片松牕晚送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
休嘆老無家斜陽靜對吟邊鶴淺水閒開飲處花心戀石樓貪獨宿滿房寒瀑
月初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片山朝簪抽罷住人間憂時亦為偏安
出避世誰能未老閒雨凍圍碁敲半夜竹深孤鶴欵重關舊遊記得西湖月滿
匣詩題不忍刪和贈雲美云上清秋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
一笑柳痕遮殿惜三眠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烟不是人間能買笑
後園辜負落金錢贈老人云望見雙瞳碧幾層冬殘留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

持鑰十畝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眠社樹夜深扶婢點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
不敢投君七尺藤夜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照見潮生遠處聞獨鳥半天啼到
水餘霞終夜散為雲樓邊海氣昏鐘亂樹裏秋聲落葉紛西舫有人歌白苕寄
將紅淚贈羅裳寄梁藥亭云幾欲披緇念有親閉門依舊水邊人菖蒲作劍難
消恨荷葉為衣易洗塵月色此時看濯濯車聲何日聽鱗鱗為誰紅蕊參差落
吟斷空園一片春晝坐云晝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
點蠅打紙牕時一聲病後客懷多寂寞夢中人事最分明十年買酒醒還醉醒
學靈均醉步兵秋吟云隔竹西風送暮蟬蕭蕭疎雨意茫然數莖白髮添詩債
七尺青藤挂酒錢地靜野鷗長占水日斜村樹自生烟交游十載凋零盡猶有
遺民似葛天咏簾云一幅湘烟半掩門幾雙春燕遠黃昏每當月到通花氣不
待風來作水痕私語傳多斜見影秋波遮斷雨消魂為誰返挂珊瑚冷愁坐空
宮憶舊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舊云雨晴荒縣有春燈照入西山路幾層屋暖
漸低雞樹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酒酣十日往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
金管曲十年王謝半為僧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云數里輕陰到石樓遠天斜

照一時收村烟未出松門冷人影欲空潭水秋蝙蝠畫藏諸洞溼薜蘿深鎖一
泉浮無端更聽山陽笛淚落西風憶舊遊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離亂刻意抒
懷音多哀颯方在盛年為怨家夜殺於道其業未竟識者惜焉

律例

自捐納之門開雖貧如顏子無不市簞鬻瓢爭求一命之服自風雅之道衰即
愚若胡生亦必捉風捕月自詡五言之城計改亭曰捐納者遵例而行宜然已
大清律無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之條何以效蘇陸者比戶談王李者塞途
也可謂善謔矣

園竹詩

湖州白雀寺策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上云閒拔金釵撥翠筠尋春
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疎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題

首尾限字體

余與頻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薜蘿莊剪燭論詩旁及雜體太史言往居雁門
盧制府出限韻春閨題屬諸賢賦傳徵君青主以蓋頭雨絲風片烟波畫船八

字為牡丹亭曲中語一笑而罷然搨管則實難綺靡而妥貼也余曰琇幼年曾
有此作隨命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詩審博惟博故冥搜廣引妙趣紛披雖
未免割雞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造五鳳樓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
存之雨脂紅染女兒溪絲幌朱甍舊姓西風剪巧裁釵作燕片雲閒織錦成雞
烟銷香篆金猊冷波動簾紋彩鳳齊畫閣時攜諸女伴船浮綠蟻聽鶯啼 雨
馬聲過柳外溪絲悻沈醉玉東西風簾上押垂銀蒜片錦安籠鬪木雞烟暮銅
溝紅杏發波縈瓊澀碧苔齊畫眉的是金閨鳥船外樓頭伴妾啼 雨屐尋芳
傍晚溪絲旛髻髻過隣西風姨月姊春時酒片石孤花午後雞烟薄綃衣珠腕
弱波凌羅襪玉跌齊畫橋一自劉郎別船去天台空鳥啼 雨脚初收瑟瑟溪
絲欄寄恨宋牆西風塵久隔占晨鵲片夢難成惱夜雞烟鎖梨花魂欲斷波搖
蘋葉影初齊畫欄十二凝眸處船望江頭掩淚啼 雨隊添瓶水注溪絲絲草
綠小樓西風濤幾誤緘書鯉片羽空憐舞鏡雞烟炮蠟銷珠淚合波箋香膩墨
痕齊畫堂欲寫琵琶怨船裏青衫莫浪啼 雨珠盈掬撒寒溪絲線春暈日影
西風柳半垂藏水鴨片花時落打山雞烟凝瑟戶熏蘭罷波峭迴欄倚袖齊畫

出江南三月景船行芳渚鷓鴣啼 雨潤如酥暝曉溪絲絨刺繡碧牕西風流
解舞銜珠鶴片段成文吐綬雞烟裏賸釵香草集波間傳札錦鱗齊畫衣漬盡
芳閨恨船載車量玉筍啼 雨燕飛飛下夕溪絲籠繡帳憶征西風綃霧縠飄
荀麝片紙單書寫庾雞烟點殘梅粒額就波涵纖月影蛾齊畫屏掩燭春寒淺
船子聲過烏夜啼 雨檻星牕倚碧溪絲繩綵柱杏園西風旂暖護探花鳳片
枕寒鶯候日雞烟繞遠山眉黛感波橫秋水額黃齊畫樓春曉東風劣船繫垂
楊百舌啼 雨淋鈴閣唱前溪絲髻難玄日易西風淡花疎愁裏月片山孤水
夢中雞烟飄弱絮才如謝波纖輕紈服似齊畫戟朱門夫塔在船歸封寄數行
啼

桃花園

宋侍郎楊紹雲吳江人去官歸里于震澤鎮之中築桃源洞至今猶存去鎮西
三里許地名馬甫明萬曆時諸生錢洎庵自鳧湖徙居焉有桃園十二畝中坎
小池外環幽竹春時花光燦照兩岸日與諸名人觴咏其中風流勝地足繼宋
賢百年來宅廢園空子孫俱盡無有過而問者余表弟錢雲字宛朱其族孫也

好古工文愴然懷舊編索追題詩句彙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夾岸記寫幽
源百畝盈庭句吟紫陌醉歸杜老賦韋曲之家家棹去白仙歌武夫之處處乃
至揣劉郎之路滿澗連溪憶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勝地作者名篇自昔為
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愛園居老多花癖營成別業槎浮笠澤之家選徧
名葩核裏龍門之種激流植援伉雨露之三年漬酒塗箋候風光於二月流脂
點點曉放千嬌冒粉重重午分一笑犬吠紅階之影人驚客到門中魚吞碧水
之香風送春流村外幾度詩成金谷曾自解花貪結子之嘲一時賓集蘭亭亦
共有觴泛流霞之樂境殊不隔爭看棹入漁郎心既常閒盡謂巖棲雲客地止
踰乎十畝原對衡門時忽閱夫百年已成古路池歛衰柳黯榮數樹荒烟徑沒
平蕪冷墮半輪殘月蒼涼之後難言香蹟成蹊零落之餘孰覩紫絲若障渺矣
話傳送菓玉井常分慨焉意識逃名柳橋共訪園中事往緬小亭覆綺之年江
上村多溯密樹烘雲之處李吟錦浪近體生新韓賦紅霞古風絕麗斂賓朋之
觴咏述士女之遊觀竹裏芳華恍見有一家占住林間春色儼如從當日看來
故或隻語生香江花獨燦亦有數章疊綺蜀錦紛披一問棲山永懷傍井將比

諸人面東風之憶句可流傳抑視為免葵燕麥之嗟序堪並錄雲也居雖分乎
北阮同在吳鄉路亦出乎南塘常過甫里斜陽燕子無地尋芳流水鰕魚有時
懷舊子孫何處洞中幾世人
家書卷誰傳陌上一篇風月公詩失傳止留正賴
詩題西瀛識杜氏之花潭已多韻用東坡品我家之錦樹遂使人歌一曲興紫
雲紅雨之思因令客唱數聲動白草黃桑之感不必過讀書之塢始知樹接溪
橋無須訪戴酒之隄已見烟迷村路縱多諸體皆比瓊瑤爰勒一編共登梨棗
冀永垂藝圃爭看好句如花且共識桃園續賦佳篇似畫

天粘

離離山抹雲宵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詩也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此少游滿庭
芳詞也其用意在抹字粘字蓋屢見矣况庾闡賦浪勢粘天張祐詩草色粘天
鷓鴣恨俱有來歷俗本以粘作連益信其謬

東里奇句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
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康熙丙寅年已八十

餘其將易箒也忽起坐曰我尚有詩債未了亟呼孫口授輓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十韻詩成瞑目而逝

支干

支干以紀天時而無關地理然長安有子午谷杜少陵云故人今居子午谷是也潤州有丁卯橋許渾別業在橋畔因名其詩曰丁卯集吳興有癸辛里周密寄家里中因名其書曰癸辛雜識我邑亦有庚申亭今雖其址已廢而其名絕雅可與問鶯垂虹並傳

觚騰續編卷二

分目

人觚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豪舉動

妙霓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寨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涵

得樹

簡公雪寃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顛

二潘

亞穰成神

張羽軍

義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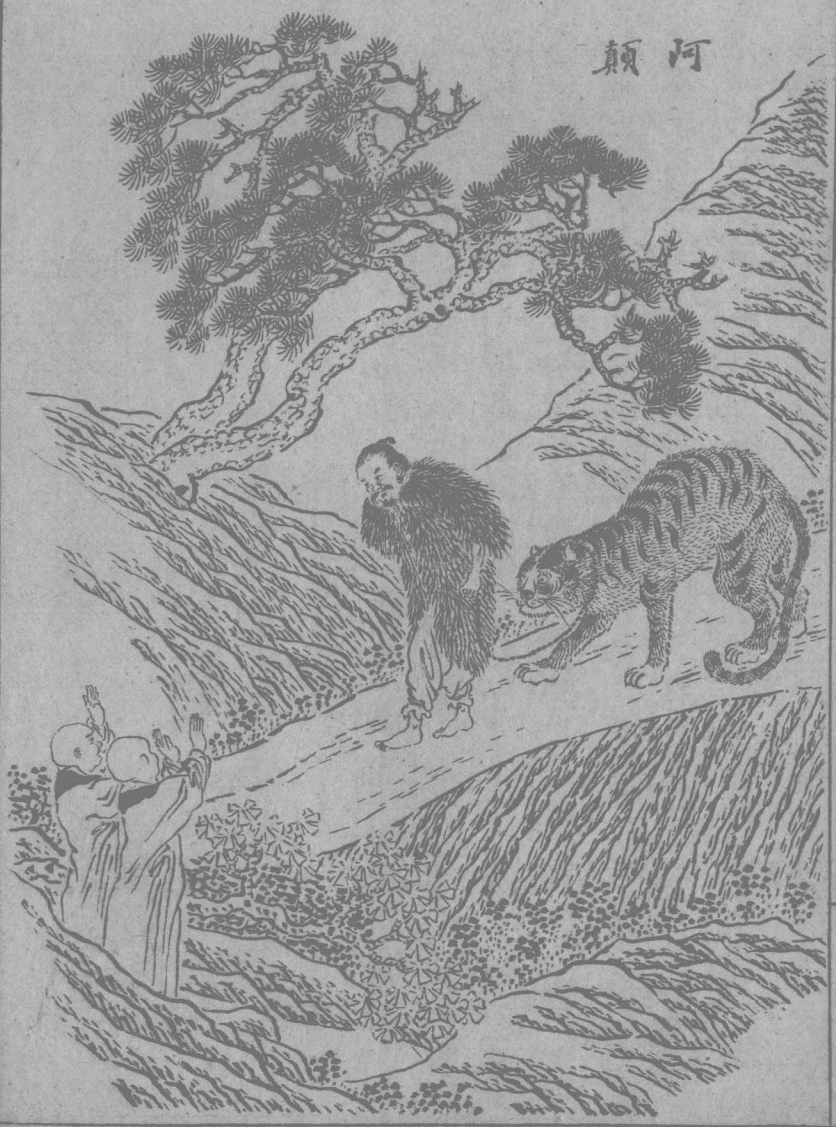
觀人之法

歸癡

芙蓉閣



顛河



觚賸續編卷二

吳江鈕 琇玉樵輯

人觚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贍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為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履坐不易床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檐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為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衮衮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騰務愜其隱而運之莞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為交城令攜家以行既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課以書藝忽驚歎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泣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今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嚴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庄
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
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
至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醞既畢即起還寓學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薦舅
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
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
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
確

芙蓉閣

崑崙山人少時家貧出贅於秋澤錢氏錢以驚腐為業每夜五鼓起篝燈磨豆
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婦翁弗善也慨然出門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無所遇遂
抵都下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所歷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盡述其口之所
噉如雪蛆遠餽於蜀山荔漿徧嘗於閩海紫蟹一夕五百螯擘膏於瓜步黃魚
一頭六千斤割脆於江陵其目之所覩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玲瓏月地魏

園名菊多至四千本爛熳霜籬婁江老梅一株虬枝遠覆穹如樓閣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滇江山茶五色彩辦重樓大於盤盂其下積花常二三寸此皆古今所罕遶者晚年倦游歸嚴墓築堂村中曰螭螟寄東偏芙蓉閣為太倉王文肅公題今其閣已易主矣余訪購遺藁僅得雜文墨跡一本草法皆祖二王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才大者何所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時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醮壇敕大臣製青詞一聯懸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為之山人走筆題曰洛水靈龜單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相延譽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以此乃他書移之別氏則以雕蟲為山人諱也

食德祠

瓊士之赴省試者越海遡川途經三千里往往困於裹糧多至中阻順德梁廷佐為定安教諭迎養其母馮氏馮目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為人師教

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鬻我簪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寒士子俱踴躍於功名則我之留此方者較之貽爾子若孫為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畝於居丁庄諸生羣感其德即於庄之左為馮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於內至者千有餘人屬屈翁山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諼也馮年二十娠廷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 皇朝制應雍髮雍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岳廷佐亦於祠側築藏髮隴焉攷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洗夫人廟相鄰洗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洗以功顯馮以節成巋然海南允堪並峙

英雄舉動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孰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游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

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為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盃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噉飯飯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為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偻祇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覲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為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

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妙寃

貞姑妙寃字靜韶我邑江髯翁之仲女也情忘衿禴道悅苾蒨堅守不字之
貞妙解無生之諦以是口誦青蓮虔皈摩竭手栽紫鳳巧邁因祇信針絕之文
章廣施貧子假貝多之歲月永侍高堂迨乎塵勞欲息禪悟已深預示冥期遂
遊淨域若非玉卮之偶謫豈到人間此蓋金粟之再來應還天上爰吟長句用
誌奇踪詩曰天香飄處雁來時太息人間失女師文熟五千通妙覺儀蠲九十
見貞持組紉功為慈雲積滌澗心唯孝筍知慧業淨因誰得似千秋空說寃馨
兜

王价人

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隱工詩與王言遠同里相友善順治中言遠為廣州太守
約价人攜藁入粵將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鎮有張睢陽公廟即鄱陽
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廟然後敢發以是帆檣所集香火紛稠營血池殷羽
毛阜積价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功撐半壁陰主楚粵之靈封默相風濤之巨

險自應軫民財而紓物力乃明禋之侈同於暴殄神意當不其然因為文祭告
焚於鼎解維渡湖行不數里忽逢羣盜劫舟同舟之貲已罄搜及价人篋衍唯
詩藁四五帙怒投於湖迨至羊城官署言遠欲理前約一無以應乞其副墨竟
不能記錄隻字鬱居歲餘復得詩百餘闕緘之藤笥而歸到家發視諸物不改
而詞藁碎如刀劃迎風片飛無完紙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傳者絕少其金陵
懷古十絕句極為時所傳誦猶誌二章云鍾山王氣繞飛龍雲外參差紫閣重
遙想當年明月下宮人初聽景陽鐘水滿秦淮長綠蘋千秋王謝已灰塵春風
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驍騎校也康熙十二年從征入閩十三年中德參軍
陝西攜家入秦秩滿偕母而歸其父已自閩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所樂遂
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盜櫛於鞍馬
之間炊紉於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白男幸獲升斗祿承菽
水歡方以團圞為慶母之賢大人所知也於七出之條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

夔夔邁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養乎言未既以頭搶地
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留母違父非人子自靖之
誼迺於東直門外營密室居母復買一媪一僮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後蚤
晚侍父側視膳問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母所定省
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瞑
未幾妾亦隨歿遺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己出而中德亦撫若同生
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能設西席乃自為師位於堂列坐諸弟講誦無
輟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裘葛以時寒燠必備其子六
齡亦在塾短襦敝緼而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賢矣
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詩

獻詩保寨

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將或係組而款迎或匿章
而潛竄貽辱含汗踵相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一書
郭子儀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况問之中惴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

輔南征入粵誅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溪頭寨俞兵將臨遠不數里貞順手製長歌題為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勲臣蚤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驚龍夜卧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為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大喜歛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閨幃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趙公裕後

趙僉憲公之符字爾合武清人慷慨謙和甚著聲望而延師訓子尤極留意子同年友項松心以文品見重於公適館三年而病公令其子晝奉湯藥夕視寢

興迨其歿也棺衾之屬無不腆備復為送柩歸鄉庇子入監承項之後者為宣城高阮懷是時適有博學鴻儒之選公以阮懷應詔得入詞苑仍割京寓之半居之歲供米炭如故武清縣學宮圯壞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康熙戊午地震復傾公獨力重建廟貌聿新其隆文愛賢非尋常措紳可及以是公子四人三舉孝廉一成進士世之欲裕後者當以趙公為法

預草典禮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文皇后賓天上詢儀制於宗伯倉猝無以應蕭公永藻為儀制司主事已預草典禮精詳周備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至廣東巡撫其為巡撫也一介不取紀綱之僕張二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峻拒立品於藏獲中此在近世尤難

月涵

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飯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縉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為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

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得樹

崑山徐相國仲子樹本字道積常與余言人要於安樂中求生須以堅忍為性容忍為度因號忍齋康熙丁丑成進士與宮詹先生同寓京邸每日蚤膳罷輒閉門謝客置几於堂恭跪几前習寫御試策一通其書端勻道媚小有錯悞則易卷重寫如是者一月而後廷對心以象賢為期二甲第二入翰苑非其志也先是相國於宅後度土築園偶得鄰家老樹聳臨池上顧而樂之乃經始焉迨乎園成取子美老樹空庭得之句名曰得樹忍齋韶歲巍科繼美前哲追念嘉名洵非誣矣

簡公雪冤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吃不為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疑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

文余亦在列所目覩也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為尚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已貴乎立品即小可以見大即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徽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矣為之跪生於庭立令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為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顙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內室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寃之

湯司空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卧板上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筭內捧銀八兩崑山徐大司空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偽學劾之者獨為君子不其難乎

傅徵君

傅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檀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為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為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堅卧不起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西臺篤行

李伯熙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跣跣從母胎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於光中現提命伯熙甚殷頃之乃失自是可以不然燈燭能昏坐讀書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偕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頌遂儼然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於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至人家多命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屐

晴輒委棄途間不瑣瑣以小信為意日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父子相與折葵
煨芋食雖耕夫漁父即留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苦吟行入一少婦家
思不屬遽入其幃卧鼾聲如雷少婦為具筵以待比其夫及翁媪還伯熙尚撫
枕推敲成篇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切諫見通
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
命晚年卧病西臺有劉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常而伯熙已於
此日逝矣其篤行遺風至今不衰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為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人
入其中如虱行破絮恒對面不可相見山宜蒔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
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為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
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幃織為履較其足倍長濶曳之行或掛杖頭置牆隙輒
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懷
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即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尚未

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卧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啣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為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頸索鞭虎腹背數百衆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顛之異而顛固如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二潘

潘力田嘗戲謂吳愧庵曰世有潘吳之目豈不以潘勝吳耶吳曰世皆言蛟龍未見龍遜蛟也近日博學鴻儒復稱南潘北李李謂天生潘謂稼堂也稼堂與力田為異母昆弟雖隱顯殊途而才名接武可方二雋

亞穡成神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穡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於外亞穡亟止之兼問其故眾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穡

俯首良久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濶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孺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以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凡有疾病瘟疫禱無不應尊之曰亞孺俞孺字不見於書唯閩粵之俗有之謂末子為孺亞讀如阿孺讀如來

張羽軍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飲性喜交游重然諾即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父於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一見傾倒賓於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倡者半載翬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為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於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友總兵某而某已

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歧之語
投之必能納我遂泛長江由毘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翬侍其父夜
酌忽有叩門者翬出見乃寶也翬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為我知已被罪出
亡於國法無赦留者罪與之均今窮而歸我畏法則執而首於官死法公矣昔
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於千秋敢告嚴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
翬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幗哉其留之因致諸窟室居
焉先是寶出奔時 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寶寄翬曰久恐事露累翬乃與故
所善鄒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 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
且歷指所匿處捕寶并逮翬與父翬力辯父脫罪翬竟論斬滅等流秦凡官於
秦者高其義皆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為之營居長安市中造其廬蕭然環堵
花木幽踈客至攜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
在異鄉矣余惟翬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見於眉宇如朱亥郭解
之流今觀其貌恂恂搗雅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為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
剿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
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
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
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
王氏也夫死於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旁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
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
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
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
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為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
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
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為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
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舁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
辦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

鈕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
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
駢集至今不衰

觀人之法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即此亦可得觀人之法康熙初先
贈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僦一樓為寓旁有小樓一人設几
榻其中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效之聲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申
喬松伍也先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止二旬容顏肅
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
以諸生終者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筮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丘與余為同
官而先贈君見背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為浙江藩伯未幾進
秩巡撫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即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
憶戊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鬪酒
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駢體文甚佳為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留別也余

以藁呈中有滌字訛寫作滌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細楷改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慢舉動踈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歸癡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於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墨妙多藏度於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